艺术品鉴赏
艺术家推介平台
展览

现代快报
A26、27
2014.5.17 星期六
责任编辑 王凡
美编 江佳镆 组版 郝莎莎

范扬，1955年1月生于香港，祖籍江苏南通，曾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，兼任南京书画院院长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。文化部优秀专家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
刘灿铭，1963年生，江苏靖江人。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博士。原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院长，现任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、教授、民盟中央委员、江苏省政协委员、江苏省现代书法研究院院长、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等。

心无挂碍——范扬刘灿铭书画精品展

主办：宿迁市人民政府

承办：宿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养墨堂美术馆

协办：现代快报、艺加文投

开幕时间：5月20日15:30

展览地点：宿迁博物馆（宿迁市黄河南路项王故里西大门北侧）

展览展出范扬、刘灿铭佛教题材的国画书法之作60余幅。范扬情驰神纵的红衣罗汉，超逸优游的观音宝像，刘灿铭古拙厚重的佛经，奇逸灵动的对联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一画一书，相得益彰。此次展览匠心独运地把国画、书法结合起来，名家大作的佛家作品，必让人感受到佛学境界，清静自明。展览持续到5月30日。

一书一画，清静自明

心无挂碍——范扬刘灿铭书画精品展5月20日在宿迁开幕

范扬《慧能诗》

含英咀华 厚积薄发

金玲

范扬属羊，性格和顺，心地实在，读书时是好学生，做事时也随遇随缘。广交游，多朋友，画友中口碑不错。

范扬出身诗文书画世家，不乏才情。世家子弟往往聪明有余，沉稳不足，可以顿悟，不耐渐修。范扬却是能够立定精神，扎牢根基，含英咀华，厚积薄发。考大学前，范扬在老家南通的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，研究民间刺绣和剪纸。当时，海内外诸多名家如庞薰琹、吴冠中等到南通讲学，启发学术，提携后进，范扬获益良多。工艺研究所前身是沈寿女红传习所，其刺绣精品为当时一绝，研究所的剪纸、灯彩、风筝、扎染都很精彩。民间艺术朴素、自然、磊落、大方而又生机勃勃。范扬耳濡目染，好之学之，体会不少，直接影响到其后来的审美取向。

1977年恢复高考，范扬考入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。师大四年，学素描、学油画、学中国画、学书法，后来专攻中国画。毕业后留校任教。

我和范扬是同学，彼此了解。

说实话，范扬是真正喜欢画画的，真正所谓美术爱好者。几天不画画，他会感到难受，必得要提起毛笔，画来画去，消闲半日才得放手。画画已不仅是事业，画画已经就是生活。范扬自己也说，我们也不会做别的什么，我们只会画画，我们只能画画，我们天天画画，我们当然该把活儿做得好一些。

范扬说，中国画也似围棋，棋子仅黑白，棋盘也就是方格，其落子也简略，其变化却无穷无尽，可以生发，可以手谈，能有风格，可以养性怡情。包容既大，也极自我，芥子须弥，纳于一物。

山水画，则更能体现画家的真性情，古来画家多作山水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或千岩万壑，或一角半壁，可以写实，可以写心，可以坐对，可以卧游。长卷写“潇湘”，册页作“东庄”，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
范扬画水墨山水，浑厚华滋。范扬在自述里写道，小时候学毛笔字，外婆说，用笔要厚，用墨宜浓，这关系到一个人日后的福泽。他后来画山水，取法宋人元人，却正好是雄浑沉稳一格，尽去刻削浮滑习气。范扬的水墨，笔法凝重，中锋起落，有来龙去脉，笔笔到位，落落大方，远看是山石林屋，近看是用笔用墨的。其行笔自由而自然。笔路盘旋起伏，有着内在的律动节奏。范扬的青绿山水，又是一路。青绿山水颇难为之，容易流俗，难得高雅。范扬善用青绿石色，又以朱砂赭石施于淡墨间，彩墨交融，浑然有致，行家评曰，画面很是平伏。“平伏”者，平和服帖是也，能做到平伏，也不容易。范扬用这青绿手法，平心静气地画了一套《太湖》邮票，邮电部已正式发行。

范扬的花鸟，亦与世俗不同。写意花鸟，反映作家的性灵心声，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，用来比喻花鸟最恰当不过了。作写意花鸟，心态最当放松，写意花鸟，重在“写”字，涂涂抹抹，枝叶相生，须臾片刻，信手拈来。所以，范扬有时半开玩笑地说，画花鸟不吃力，等于休息，等于气功。他画得自由自在，你看画也轻松畅快。范扬的花鸟，笔头生拙老辣，意态清新俊逸，有北派朴茂，有南人清雅，兼容并蓄，品格是高雅一格，笔调也充满生机。画为心声，作品中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。你真正豪迈，画儿自然洋洋洒洒；你若胆怯，笔下就会抖抖嗦嗦。宣纸是那么的敏锐，它细微地记录着你的一举一动、你的情绪、你的决断和犹豫、起落和顿挫。画家笔底的行动，反映着画家的素养和习性。画如其人，范扬厚道实在，淡泊宁静，不故作姿态，不张狂颠倒。看范扬的画作，如品新茗，展卷抚册，清香四溢，不霸气，却浑厚，不事张扬，也具神采。

范扬好古，浸润其间，每读青藤八大，常谓己不如人，仰之弥高。范扬不泥古，也品现代绘画，每遇知己，总要辩说一番徐渭与梵高、麓台与塞尚之高下异同。

范扬的路道是不错的，勤学精思，取法上乘；范扬的路道是宽阔的，实力雄厚，能有发展，假以时日，可期大成。

范扬《观荷悟禅》

范扬《画古罗汉》

刘灿铭《常乐安住联》

刘灿铭《圆觉经》

刘灿铭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

出离了凡尘的烟火

龙海秋

读刘灿铭先生写的佛经，就像风雪夜归，感觉自己强烈地碰撞上了什么东西，讶异着，缄默着——因为，一时间找不到什么词汇来形容这样的书作。又不能不被这豪奢的、不计成本的投入而感动。

真想不到小楷还可以这样峭拔，眉飞清扬般通悦。我看见整个纸上洁净无尘，魏碑韵味的书体峥嵘矗立，如同伟岸宏大的祠宇，这样坚如磐石的英勇，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。

这是一道测验题。不知该怎样解密？停一停，我问：这样事，有何缘由？

刘灿铭跟我说了一个词：敦煌。

新月如钩，塔摩苍穹。灿烂的光辉从敦煌的石崖里倾斜。那是一幅宁静自得的桃花源画卷，也是一座露天的古代博物馆群。当四面风吹过，青灯黄卷，静穆超然，引后人无限向往。敦煌是有灵性的，不然哪会有无数游客文人学者涌向那里，为那里的神奇所陶醉，为那里的博大精深而叹服。哪会有那样多的人们在继续寻找其间的真正内核、精神和历史内涵？

人们常常说到书法的意境。刘灿铭书法的意境，是在具体的有限的景象之中融入对古代风华的体味，融入与自然交流的体验，融入对人生哲理的体察，并由此取得净化心灵的美感，产生多种多样的联翩浮想。书法意境，依赖景象而存在，这景象，背景是敦煌石窟，得来靠万里雄风，背景是六朝风雅，形态是意趣盎然。

作为文人学者的刘灿铭，其书法强调一种诗意。这一些，与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如出一辙。

形形色色的字编织成形形色色的迷宫。中国书法本来就是一个华丽的传说，书法里的历史，有千岁百载，饱经了岁月沧桑，又平静怡然。而刘灿铭的书法家族穿越在篆、隶、楷、草之间，像是不同乐器演奏的音乐，在这黑与白的对照中，我们真的看到了，象形字的背影流溢出一幅幅清新且淡雅的水墨画长卷。山遥迤，水蜿蜒，树影婆娑，曲曲弯弯的墨迹，纵横交错，相互连通空阔孤幽。

从整体风格上，他的字显得大气和旷达，有点儒雅，更有点莫测高深。抑扬顿挫的起伏变化体现了独特韵律，这样的感觉就像古琴或者是箫奏出的曲子，余韵悠远。再看，又时而枯涩着，书作呈现出一种冷逸和静寂的风格，竟似历经风雨的虬松，盘绕披挂，却不失倔强的拗怒，欲腾欲飞，犹如得气而生。终究，书法的和谐包容野趣，呼应周边，成就了一种不能言说的氛围……

这些字，比肩而立，相视而笑，装点着书家的园囿。

草木的枯荣连接着人间的休戚，书法也是有生命的，有着写者独特的人生经历，附着着他的梦想和性格，甚而有属于他的不可名状的神秘。看刘灿铭的书法，让我忍不住猜想——也许他手中的笔就像是一棵树，正被无数的幽灵注视着，忽而一阵风起，树上飘扬着飞絮，每一丝飞絮都撒下了一颗足以成树的种子；也许因为他的长久虔诚，急管繁弦化作了雅韵袅袅，而白茫茫、虚飘飘的云朵凝固成一座座坚忍不拔的石墙。

而要真正参悟刘灿铭的书法，当有蕉窗听雨般的超尘涤虑。

想来，书家是需要寂寞的滋润的，而刘灿铭的寂寞是他给他的人生刻意安排的，他的小楷如同粉墙黛瓦般崇尚本色，这样朴实，这样不动声色坚持着自己的审美观念，有些像一首毫无特色的弦乐曲，缓慢地、平白地演奏下去。

他用寂寞的方式，做这样辛苦的工作。他不怕辛苦。他冷静、用功，还有，心情这么“旧”，且越发清淡得到家。我总觉得他应该住在一间幽暗的古旧书屋里，不要把窗户打开，否则街上的喧嚣会飘进来。

立地成佛，是神仙了。

他证明了，这一切并非不可能，我们可以越过世界去面对一种更高贵的存在。

出离了凡尘的烟火，刘灿铭不骄不躁，走自己的大道。云风雾罩的桃花源，是一个地方，但更像是人生想要达到的一种境界。因此从深层意蕴看，这行为，又是哲人的游历。